山　　国

彭燕郊

像一队慌乱的避难者之群
在死亡的威胁下挤聚在一块
像一叠叠被飓风吹刮在一起的波浪
匆忙地、急遽地、合拢成汹涌的一堆
这些高矗入云的大山呵

陡直而又尖削的
层层叠叠络绎于云雾里的群山呵
其中所包孕的自然之深邃的
晦暗的神秘
是无穷的,不可测的——
那用荆棘的锋利的针刺护卫的
那用绒软的藓苔覆盖的
潜在的永恒的力
是人们所来不及设想的……

这无数座庞然的大山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如此地起伏绵亘
如此之惊心动魄
毫不如人们所想象的
也不能为人们所想象……
如此之极天仰止
是会教我们平原上的丘陵愧煞的

蚂蚁般络绎于谷底和崖边
广大的阴凉包围了我们
四周尽是一律的,单调的,冗长的
乏味的山,噜苏的山,呆板的括弧形的山
我们徒然希望着一片开朗的郊原
可是,在这如几何学图形一样
从模型里翻印出来的群山里,所见到的
唯有被雨雾打湿的,几乎可以绞出水的
丰草和茂树,以及那些繁生于四处的
葛藤,蓬蒿,苦艾,藿藜——
与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多如尘屑的
一绺一绺扭结在一起的野卉和杂草

若干卑小的村子就坐落在山凹里
烟色的茅屋紧偎着,被笼罩于
幢幢无定的云影间,如正历着噩梦
如此狼狈地交头接耳

像恐防会被马上从山国里淘汰出去一样
那些像剥了皮一样瘦的山民呵
出没于一些不足道的,不值一文的荒村
如同穴居野处的猿人,看起来
是那样地麻木,迟钝——就像一块锈铁、
一片顽石
在无以为生的山国里,苟延残喘地偷生着

震耳欲聋的瀑布,湍急地飞溅着
不断地发出执拗的号哭
而又正色厉声地痛骂命运的残酷
嘟哝着一些破碎的怨怼之词……
在它底刺耳的诉说里
小村被吓唬得丧尽了勇气
有气无力地打着一阵阵寒噤……

一级级梯田,丛生着乱莠
如同古庙里生满青苔的石阶
森冷得可怕
而'贫穷'就从那儿拾级而登
从无以复加的绝顶,俯瞰向
匍匐在它脚下的山村
投掷出刺心的冷笑和倨傲的睥睨
使山国里的老弱残废们

更加仓皇地跪拜在它面前

那些乌云,信步而来,扬长而去
连正眼也不看一下,无睹于
这贫瘠的山国的史前般的荒凉——
公路,从山的缺口处开刀
路,沿着山形走,
汽车,溯险道盘旋而上
以箭步应声驰掣过去
一点好奇心也没有,头也不回地……

我甚至以为
那涧底的黄岩,是营养不良的山国
所吐出的痰块,那引泉的竹管
是贫血的山国的惨白的血脉
那苍黄的小丘是患了黄疸病的
那未成形的林子是被阉割了的
那飘摇于风啸中的古木是在抽筋
是在干咳,是在被瘴疠所蚕食……

更甚于此哩
——这些,都让一般人从狭隘的眼界
去絮絮谈论它们奇异的,不可知的外观吧
从那望不到尽头的

濯濯的童山的砖褐色的远处
从那被野火烧过的癞痢头的斜坡的前方
极目四望尽是凋零颓败的荒烟与蔓草
——倘使我不是健忘的
我应该想起
这太不相称的交替更换
这恍若隔世的大变动
(固然,我也深知这不过是暂时的
而且我更不会忘记其中包孕的神秘的潜在的力!)

这儿,这中国的郭甫久鹤
中国的却巴耶夫和中国的莱奋生
所转战过的山国呵
那些用树枝搭草寮于丛林深处
三餐吃杨梅和竹笋当饭的
中国的'十九个'们
是曾经在这里和山民们一起微笑过的

像人们所常常说的内战
被残酷的内战所殃及
山国是十室九空了
或者说,至少
十年来的几番战乱,是置山国于
更难堪的绝境里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扭歪着的,挨着打似的
山国的零落的村子是可怖的
沙碛的地以起茧的掌心
向央求它的山民们示威
而且得寸进尺地窥伺着……
山民们也只能啃啮那些难以下咽的馍馍
用多量的辣椒麻痹味觉
就这样,也还不堪一饱
但又不得不咬紧牙根忍耐着……

凄迷的雨雾里翱翔着秃鹰与荒鹫
狞猛的巉岩如张着角的野兽
牵连着而又中断着的山与山之间
何论人烟,连坟堆也很少见
只凌乱的杂草披离于断垣间

但,那千万年以来
就兀立于天地间的高峰呵
似乎还在宣示
山民们执著的信心和坚贞的爱
今天,我们的队伍又从这屈曲的山径间走过
以行进号向死难于斗争的同志致敬
时而我们嘹亮的号音回响于山谷
时而我们高扬的哗笑喧腾破寂静

为岁月所改观了的山国呵
今天,被改观过的它又将改观了
山民们松鼠般地雀跃起来——
居然重见到亲切的笑容……

这中间
一种从矿脉里冒出来的
纯金的毫光
闪耀起来
而那笑声,也金属般铿锵地
奏弄起来了——
比天上的仙乐还要动听

战旗也迎风招展于山顶
猎猎地飘舞不停
如像我们,并非为凭吊而来
新生的圣火仍在地下延烧！

一九三八年春，脑箭山上

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和共产党二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新四军)。新四军由南方八省(闽、浙、赣、粤、湘、鄂、豫、皖)红军游击队组成,编为

4个支队,共1万余人。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1938年1月移驻南昌。1938年春,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分别从驻地开赴皖南。这首诗是作者随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率领的二支队从闽西到皖南的行军途中，经过备遭“清剿”蹂躏的苏区时有感而作。诗中的郭甫久鹤、却巴耶夫、莱奋生分别是苏联小说《毁灭》(法捷耶夫著、鲁迅译)、《恰巴耶夫》(高曼诺夫著、一译作《夏伯阳》)以及鲁迅称之为表现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铁流》(绥拉菲摩维奇著)中的主人公。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1920年生于福建莆田,1938年3月参加新四军。他从学生时代就喜欢诗歌，从闽西北上皖南时，一路写了不少诗。在新四军的《抗敌报》上，他第一次发表诗作。此后,陆续在新四军的《抗敌报》、《抗敌》以及胡风主编的《七月》等报刊上发表作品。1940年6月转移到大后方后,在桂林、重庆等地从事文学活动,参加民主运动。1942年出版诗集《第一次爱》时,著名作家聂绀弩为之作序,说‘战争给予他以生命、意志和才能，给予他以嘹亮的歌喉和歌唱的情绪与欲望。于是他成了战争之子”。说“战争如果能改造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它必是从我们人改起，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起，从人民的生活改起。它需要新的人，需要对人和事物的新的看法；需要把潜伏在人民的生活底层，心的底层，为一般人所不能看见的东西掘发出来；需要人民的声音 需要人民毫无掩饰、毫无顾忌、倾心吐胆地说出他们的朴质的希望。战争把这任务交给这时代的诗人们，要他们迅速地完成它。彭燕郊就是其中的卓越的一个”。并说“只拿彭燕郊的诗和他们的一比,那‘新诗’和旧诗就都黯然无光了”。1946年6月,彭燕郊在桂林被捕，被关押近一年后遇“特赦”获释。1949年后,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任教。1955年因受胡风案牵连，在街道工厂劳动。1979年起,在湘潭大学任教,冤案亦被平反。出版有诗集《彭燕郊诗选》、散文集《高原行脚》、评论集《和亮亮谈诗》等。他在1989年完成的长诗《混沌初开》发表后,在诗界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是“当代中国散文诗创作的一个爆破，一次突围”，是“中国新诗的混沌初开”。1997年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中,有《彭燕郊卷》。

岩 寺 会 师

毛英奇

圣地星驰颁忌檄，天兵八省汇徽屯。
旌旗红壮山河色，战号惊开敌后云。

高擎火炬烛南天，风雪罗霄不计年。
莫讶朱缨辉异采，此旗来自井冈山。

注：

1938年4月，新四军由陈毅等率领的第一支队、由张鼎丞等率领的第二支队和以张云逸等率领的第三支队在皖南岩寺会师（由高敬亭率领的四支队在江北集中）。整编后，即深入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毛英奇（1919—1998），湖南平江人，17岁投身革命，1937年9月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工作，任党代表董必武的秘书。1937年12月随新四军一支队一团东征。曾当过文书、指导员、政委等。1949年后，曾任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大队政委、总高级步兵学校战术教授会副主任。生平爱好诗歌，每于风雨途中或作战间隙，吟哦记事。晚年出版有诗集《逝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东征初抵高淳

陈　毅

波光荡漾水纹平,河汊沟渠纵复横。
扁舟容与人如画,抗战军中味太平。

堤柳低垂晚照斜,农家夜饭话桑麻。
兵船初过群疑寇,及见亲人笑语哗。

江东风物未曾谙,梦寐吴天廿载前。
此日一帆凭顾盼,重山复水是江南。

芦苇丛中任我行,星星渔火水中明。
步哨呼觉征人起,欣然夜半到高淳。

一九三八年六月

注：

1938年5、6月间,陈毅、张鼎丞等先后率新四军一、二支队,取道皖南泾县、南陵、宣城,挺进江南敌后,不久,即在茅山地区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高淳,县名,在江苏省南部,与皖南接壤。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入北京中法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上了井冈山后,任过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

委书记、军政委、军长等。红军主力长征后，他与项英领导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与项英领导组建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第一支队司令、代军长、军长。抗战胜利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华东野战军司令员。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副主席等。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陈毅爱好文艺，人称之为“儒将”：“将军本色是诗人”。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在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后，仍写了不少诗。他的诗作，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不拘一格，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些篇章广为传诵。1977年，由他的夫人张茜整理的《陈毅诗词选集》出版。

卫 岗 初 战

陈 毅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注：

1938 年 4月，新四军在岩寺整编后，即组建了一支战略侦察部队——新四军先遣支队，以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为司令员，挺进苏南敌后。继 1938年5月 12日新四军四支队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首战获胜后，1938年 6月 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于镇江西南的卫岗(韦岗)伏击日寇，击毁敌汽车 4 辆，毙敌少佐以下 13名，伤近 10名，缴获日寇旗帜、武器、军服、日钞等。这是新四军在江南的处女战，战斗虽小，却影响巨大。这首诗是陈毅闻讯后的即兴之作。首句原为“故国旌旗到江南”，又曾改作“抗日旌旗到江南”第二句中的“喧呼”曾作“惊呼”。

卫 岗 初 胜

粟 裕

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
卫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

一九三八年六月

注：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侗族。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后，历任红军师长、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历任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先遣支队司令、一师师长等职。参与指挥过黄桥战役、车桥战役等。抗战胜利后，曾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副政委、代司令、代政委等，指挥和参与指挥了苏中七战七捷及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有“常胜将军”之称。此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及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政委，中央军委常委，人大副委员长等。1955年授军衔时，粟裕位列十大将之首。

震撼江南的枪声

——卫岗处女战的胜利

杨采衡

东洋鬼子的血掌，
　　抓住上海、南京，
腥风，血雨，
　　笼罩沉沉的人寰；
军刀，枪刺，
　　戳透祖国的胸膛，
一条黑流毒水到处泛滥
整个江南，
　　搅得纷扰，混乱，
　　显现悲伤，彷徨。

我们人民的队伍，
来自闽、浙、赣、鄂、皖、湘……
集中皖南，赶上前线，
它的先遣队挺进到敌后方，
　　担任战略上的试探；
戴月，披星，朝走，夜行，

东出,西没,时隐,时现，
如同夏日的风，
　　天边的虹，
　　夜空的雷电。
这支队伍人数虽少，
　　可是个个都很精悍，
枪支破烂，
　　作战却是挺顽强，
地形不利，
　　也能利用适当,选择有方。
这支队伍充满爱国的壮志；
　　都有英勇杀敌的愿望。
粟司令英明，果敢，
这支队伍的指战员
像生龙活虎一样。
他们要给打击者以打击，
向祖国各地
传播新四军胜利的快电。

六月十七号早上，
　　是个大风大雨天，
大风煽起战士们决斗的烈火，
大雨浸润勇士们沸腾的热肠。
队伍埋伏在卫岗，

试一试三年游击战的老手，
显一显初次出马的锋芒，
把辛辣滋味叫鬼子尝尝，
大家精神沉着紧张,准备战斗，
　　要敌人清偿多年欠下的血账。

等到八时卅分光景，
那山坡上的一挺重机枪，
　　吐出猛烈的火舌，
把第一只镇江来的兜风老虎击伤，
还打穿了敌酋包车的汽缸。
这时候，
　　从路沟里跳出温参谋，
　　奔上去和敌人搏斗，
他夺了少佐土井的军刀，
　　一刀把对手砍死在车旁。
剩下大尉梅泽武四郎，
　　被流弹打出了脑浆！
　　呜呼哀哉见阎王。
接连而来装满鬼子的
　　第三辆、第四辆……
陷进我们浓密交叉的火网，
　　烧的烧了，翻的翻了，
鬼子们死的死，伤的伤，

被打得晕头转向，
摸不透哪里来的“神兵天将”。
这就是我们先遣队，
为新四军辉煌战史写下第一章。

卫岗这一仗：
打击了鬼子的横行霸道，
震撼了沦陷的江南城乡，
提高了人民抗敌的信念，
唤起了群众潜在的力量，
在千百万人民心中，
　　产生了新的希望。
我们民族革命战争的战士，
为卫岗捷报而纵情歌唱；
旗开得胜的
　　卫岗之战，
是漫漫长夜中的火光，
是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征象。

注：

这首诗发表于 1938 年冬。

杨采衡（1908—1996），福建连城人，青年时代投身民主斗争，1933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连江地区红军 13 独立团参谋长、闽中游击支队参谋长、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特务团参谋长、三野十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等。1949 年后，曾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地质部水文局副局长等。生平喜爱诗词，写作和编辑了不少诗歌。曾编辑了《万束心花》、《老战士诗文集》、《名将粟裕》等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